北史

二十



周宗室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導 護 叱羅協 馮遷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爲德皇后生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

壤戰墜馬顯與數騎奔救乃免顯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謚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冑嗣冑少孤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冑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冑爲榮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爲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冑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常武公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文
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
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
史旣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禽伏德斬思
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
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行華州刺
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
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
信爲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
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

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
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深為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
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
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
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
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
尺周回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
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進
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察善

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侈靡
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
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
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幽國公詔廣襲
爵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乃以毀
甍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
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
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
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
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

州刺史諡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諡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温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爲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子竝幼遂委以家務内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爲類己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爲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竝有功芒山之役爲敵人所

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
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徑
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尅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
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
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
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
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强冠在近人情不安護
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
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
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

封晉國公邑萬户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言護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爲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爲梁州恒爲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搆嫌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並勸廢帝時綱摠領禁兵護乃

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即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群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何如群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尋弒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

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爲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揔已以聽護自文帝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揔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揔於天官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

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幷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與護曰吾只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

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
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
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
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
將欲向左人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
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
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
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三
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
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蠕奴

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
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
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
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
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
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尒
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
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
織成纈通身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
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着

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
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
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
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
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
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
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
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
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
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為怪護性至

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
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
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
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
俘隷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
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
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
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
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
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

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寛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宫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重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敗之日薩保年以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天長喪亂四海横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源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

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絶胡顏覆戴負媿神明齊朝霈然之
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
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
日一得奉見慈顏求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
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絶母子
之恩亦賜許奉荅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
心蒙寄薩保别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
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
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
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悦大

敕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檦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武等營芒山護性無戎略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

護母焉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護性甚寛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
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
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
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
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
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
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
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誡讀示太后未
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

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
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
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即令收護子柱
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
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
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
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皁隸所典
庖廚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
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
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

詡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録馮遷及所親
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
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為州
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為御史中尉以協為書侍御史泰
向潼關協為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閤祭酒
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尅
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
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為侯後為
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

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既殺孫恒
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
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
自效護大悅以為得協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常
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
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
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
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己每提獎
之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
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

退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
陽郡公卒子金剛嗣馮遷字羽伐弘農人少脩謹有幹能
爲護府司録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
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爲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
本寮微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
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録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
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軍於唐
河俱戰殁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
公謚曰簡子元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

司徒襲封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豳國公廣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鄭國公韋孝寬等伐陳 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之豚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大司徒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幷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是以克

獲常冠諸軍尒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曰莊子菩薩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後坐父護誅詔以衞王直子賓爲穆公後賓字乾瑞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

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興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初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爲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文帝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

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
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
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衞送出境自是東魏人
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
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
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
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
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
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

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既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求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爲子

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
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
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
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
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
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
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
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
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尅之文帝大悅謂深曰
君即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

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爲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

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
正謇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
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
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
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
侍左右出入卧内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
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
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
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
夫左官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

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斂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

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
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
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
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
衞上大夫搃宿衞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
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
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
旨則臣爲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踈之乃與于智鄭
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
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

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捋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媒孽加之以

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
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
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
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寔有周
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
竝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
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
武之在藩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
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閤内都

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竝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踈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

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即授并州揔管神舉見侍於武帝亂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酖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内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貫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遇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進位大

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摠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
寧二州摠管隋文帝爲丞相以行軍摠管征江表次白帝
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
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
年除涼州摠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
慶言謂曰天元實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
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
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
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
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

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寘江南耳庸蜀險隘
易生艱阻王謙愚惷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
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
顧具録前言爲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
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
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
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宇文
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昌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爲
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
内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号爲宇文三郎與宮人

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皛聞懼不敢見恊因奏皛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侍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為亂兵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凡蔣荊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勳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約義義焉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后崩徂諸子沖幼群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為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之以忠貞

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爲戮身首横分盖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内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字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六　　北史五十八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剌王直達步妃生齊煬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

純越野王盛代奰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逌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無子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大前疑尋為隋文帝害國除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揔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慍於免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為大司馬欲擅威權

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㓜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爲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初帝以直第爲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遂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恠而疑之直甞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荆州獲之免爲庶人囚諸宮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除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

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明帝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揔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

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為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拒之而雄為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為大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是歲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

曰兄宜暫出同州爲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潜軍宵遁憲乃度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見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

尋以憲爲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
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既爲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
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
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
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
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
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
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
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
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

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
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
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
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翦削諸弟甚悅其文憲甞以兵書
繁廣自刋爲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其秋帝
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爲前軍
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
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
尋干戈於我爲不能耳初直内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
毋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

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媿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四年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爲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尅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爲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

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王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竝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守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

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竝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爲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齊衆乃退帝又命憲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帝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

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賔爲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逼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略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湝不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閒諜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登張耳冢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降湝殺其妻子明日擒湝及孝珩等先是稽胡劉没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平之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

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未葬諸王在內居服司衛長孫覽摠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

年四十帝以于智爲桂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旣誅憲無以爲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其寃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三年上冊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賓貢乾禧乾洽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

及鹿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出爲豳州刺史

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

貢字乾祐以憲勳封河閒郡王

賨字乾禮中垻公

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龍涸公埥與憲俱被誅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慱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艶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

歷益州揔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為王除雍州牧建德五
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柱國又與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
帥劉没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洛州襄國郡邑
萬户為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
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
禮入朝不趨劒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
臣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貟貫及妃弟魯
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
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惟楊弘元胄胄
弟威及陶徹坐户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

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
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
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等就坐須史辭出後事覺陷以謀
反其年伏誅招及其子德廣公貟永康王貫越公乾銑弟
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爲王
從平鄴拜大冢宰薨子乾惲嗣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
皇后歷秦陜二州揔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
上柱國歷并州揔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南郡

邑万户爲陳國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乂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相州摠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户爲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代奰王達字度斤突性果决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荆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褒美之所管禮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達以其勳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之

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愼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文末嘗營産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爲王從平齊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户爲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爲王大定中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

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户爲滕國逌出就國二年朝京師爲隋文帝所害幷其子國除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出爲利州摠管康驕侈無度遂有異謀司録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宮生酆王貞宋王實實出後宋獻公震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歷荆州揔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言泄并其子被害國除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初爲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兊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贊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贄曹王允道王充

蔡王智積王元竝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静皇帝王姬生萊王衎皇甫姬生郢
王術衎及術竝大象二年封竝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
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
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
變之道竝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
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
爲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
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工

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
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
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
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
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
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
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
列國溫陶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
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
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

禮終未遑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竝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侔疋夫是以

權臣秉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未聞茲酷豈非權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乂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厮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列傳第四十六　　北史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七　　北史五十九

寇洛

趙貴 從祖兄善

李賢 子詢 崇 孫敏 弟遠 穆 穆子渾

梁禦 子睿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魏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辯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爲大行臺以洛爲右都督侯莫陳悅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洛於諸將中最爲舊齒素爲衆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

既至原州衆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至平凉周文帝至以洛爲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悦平之拜涇州刺史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爲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令謚曰武子和嗣明帝二年録舊勳以洛配享文帝廟庭賜和姓若引氏改封松陽郡公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也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少有節槩介朱榮以爲别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爲侯莫陳悦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

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脩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歔欷從之者五十人乃詐悅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悅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後以預立魏文帝勲進爵爲公梁企定稱亂河右以貴爲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弘農沙苑進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爲左軍戰不利先還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芒山貴爲左軍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大

將軍賜姓乙弗氏六官建爲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陽郡公
周孝閔帝踐阼遷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户初貴與獨
孤信等皆與文帝等夷及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每懷
快快與信謀殺護爲開府宇文盛告被誅

善字僧慶貴之從祖兄也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量尒
朱天光討邢杲万俟醜奴以爲長史普泰初爲大行臺尚
書封山北縣伯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葬
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揔關中迎善復以爲長史
岳爲侯莫陳悦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帝魏孝武西遷
改封襄城縣伯歷位尚書左右僕射進爵爲公善性温恭

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量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没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殁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勲追贈司空公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甞出遊逢一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

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
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荅曰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
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十四遭父憂撫訓諸弟友愛甚
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州反孝莊遣尒朱光擊
破之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累遷高
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周文帝西征賢與其弟遠
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
州悅棄城走周文命兄子導追之以賢爲先鋒至牽屯山
及之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孝武西遷周文令
賢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

二年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敢死士一戰敗之狼斬關遁走賢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周文之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武帝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不利居宮中周文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原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
兼著受委居朕轄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今廵撫届
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
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竝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
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
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廐馬一疋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
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
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厙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
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
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

師東討西道空虛虜寇渾侵擾乃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
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
備寇戎於是寇渾斂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總管
府以鎮遏之遂發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屬羌寇侵
擾賢頻破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
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武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於
京師薨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
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桓子端嗣端位開府儀同三
司從平齊戰沒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端弟吉
儀同三司吉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後封奇

章公孝軌弟詢

詢字孝詢深沉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妻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請重臣監護文帝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唯詢而已及迥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開皇初歷位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謚曰襄子

元方嗣

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
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
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
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
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授儀同三司歷位
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平齊引參謀
議以勳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尋改封廣宗縣公隋文帝
爲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
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文
帝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

繼絶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迴平授徐州揔管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揔管突厥犯塞崇輙破之奚霫契丹等讋其威略爭來内附後突厥大爲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降之謂曰降者封爲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效命以謝國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没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及長襲爵廣宗
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儛弦管開皇初周宣
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
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
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
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
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荅
上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
我我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
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

公歷函金華岐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

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

薨遺言於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迴

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闕

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加光祿

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

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

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其

妻宇文氏尋亦賜鴆而終賢弟遠

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為戰鬬戲指麾便有軍陣

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
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
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
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
遠乃按劒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衆懼
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
弟並為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
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及尒朱天光西伐
配遠精兵為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為長城郡守後以應
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周文見而悅之令居麾下及魏

孝武西遷封安定縣伯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進爵為公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並有殊勳授都督涼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乃私事尒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務時河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為國之要乃領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朞月百姓懷之周文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遷太子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

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寔難救援但不入獸穴
不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
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
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周文率大軍
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客以歸仍從周文戰於芒山時
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
一郡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略戰守之備無不精鋭每厚
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
誅亦不以爲悔嘗獵於莎栅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兎射
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

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東魏將段孝先趣
宜陽以送糧爲名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
之孝先遁走周文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絲二
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周文不許遠不
得已方拜職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
親待如此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
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
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荅遠曰立子以
嫡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
便起拔劒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

是群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爲相府司録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客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

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自殺建德元年晉公護誅贈本官加太保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謚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謚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群書尤工騎射周文令尚義歸公主以父勳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

旅魏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進爵敦煌郡公
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
建授御正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出爲浙州刺史尋爲兄
植合坐死以王壻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
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穆尤
所鍾愛每哭輙悲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户豈是欲
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譙三
州刺史敦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威字安人又改襲遠爵
陽平郡公加上開府大象末進至柱國封公賢弟穆
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

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爲悅守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而與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眄

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爲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芒山之敗穆授周文驄馬後中廐有此色者悉以賜之文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自餘姊妹並爲縣君兄弟子姪及緦麻已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寵愛如此從解玉璧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州刺史太僕卿從于謹平江陵以功別封一子長城縣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又擊曲沔蠻破之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爲儀

同三司以賢子爲平高郡守遠子爲平高縣令竝加鼓吹
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
周文不許後入爲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帝踐祚又
封一子爲升遷縣伯穆請迴授賢子孝軌許之及兄子植
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主每
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
言以至此將柰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
基當從坐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
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明帝即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

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
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爲原州揔管四年
武帝東征令穆别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
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揔管時東夏初
平人情尚擾穆請以鎮守百姓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
千户遷大左輔揔管如舊二年詔加太傅仍揔管及隋文
作相尉遲迥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
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旣衰
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
三環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子誼爲朔州刺

史亦執送京師迴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文帝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勳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别封子雄爲容國公穆又密表勸進文帝既受禪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文帝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眞食成安縣三千戶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

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當有移都事帝以初受命
甚難之穆乃上表極言宜移都之便帝素嫌臺城制度迮
小又宮內多鬼祅蘇威甞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
惑之至是省穆表帝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
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
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時年七十七
遺令以不得陪駕岱山宗爲恨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
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
吹轀輬車百寮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賫哀冊文祭以
太牢長子惇字士獻周文帝令功臣長子竝與略陽遊處

惇於輩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翫珎奇無不班賜封安樂郡公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襲祖爵惇弟怡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荆州揔管開皇初進爵爲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雄弟渾仁壽初筠忽憢嘗遣兄子善衡賊之求盜不得文帝大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證瞿曇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帝議立嗣郅公蘇威奏筠不軌請絶其封帝不許乃以渾嗣

渾字金才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尉遲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隋文帝甚慮迥遣渾秉驛詣穆穆遽令渾入京奉尉斗曰願執柄以慰天下也文帝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會鄴平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武安郡公開皇中晉王廣出蕃渾以驃騎將軍領親信從往楊州及筠死渾規欲紹之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穆封爲郕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醉謂其友

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聞之由是結
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陁謂帝曰李氏應爲天子宜
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構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聞
其數與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
世隆盛身捉禁兵不宜然帝曰卿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
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
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推述入
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
敏金才名當祅讖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嘗告敏云
汝應圖籙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

時也若復慶遼吾與汝必為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婭竝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之閒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巳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武征討位揚武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介朱天光西討

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共平關隴除益州刺史第一領人酋長封白水縣侯從賀抜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帝周文既平秦隴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及與顯相見因說顯顯即出迎周文禦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進爵信都縣公授尚書右僕射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人庻稱之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子睿

睿字恃德少沉敏有行檢周文帝時以功臣子養宮中後
命與諸子遊處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本州
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為
御伯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
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禦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為司會
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洛陽每戰有功遷小冢
宰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隋文
帝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西謙反攻始州
睿不得進文帝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軍總管于義張威達
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

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那瓌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惎分兵據開遠睿遣上開府託拔宗趣劍閣大將軍宇文敻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惎自午及申破之惎奔歸于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弗虔守城親帥精兵五万背城結陳睿擊敗之謙將入城惎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寳執之睿斬謙于市

剱南悉平進位上柱國揔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首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南寧州漢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人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狎獠既紇郎請略定南寧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

初定恐人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
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人夷悅服聲望逾重文帝陰憚之
薛道衡從軍在蜀說睿勸進文帝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
睿復上平陳策帝善之下詔曰昔公孫隗囂漢之賊也光
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他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
荅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
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蕃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
其誅宜如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襲終當相屈
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爲邊
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帝嘉歎久之荅以厚意睿時自

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為之興命睿升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人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喻遣之十五年從至洛陽而卒謚曰襄子洋嗣歷位嵩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睿封為戴公命以洋襲焉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人有離

心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
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趙貴居二關之險
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固不細也李賢和兄弟
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從橫忠勇奮發頻摧勍敵
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
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內位高望
重光國榮家跗萼連暉聯緌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比
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
周文始崩嗣君沖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
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

興周遠安邇悦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處戚權之去已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踈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帝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爲不幸梁禦豫奉興王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云遇其時矣穆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人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凌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

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列傳第四十七　　北史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八　北史六十

李弼　曾孫密

宇文貴　子忻　愷

侯莫陳崇　子穎　崇兄順

王雄　子謙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六世祖振慕容垂黃門郎父永魏太中大夫贈涼州刺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初爲別將從尒朱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

王慶雲皆破之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及天光赴洛弼隸侯莫陳悅征討屢有尅捷及悅害賀拔岳周文帝自平涼討悅弼陳悅令解兵謝之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周文帝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是日弼密通於周文許背悅至夜弼乃勒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弼妻悅之姨也時爲悅所親委衆咸信之人皆散走弼慰輯之遂擁以歸周文悅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大統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騅馬及泰所著牟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軍爲敵所乘

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横截之賊分爲二因大破之以功進爵趙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進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以爲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隕絶於地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歷位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魏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周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户前後賞賜鉅萬弼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沈雅有深識

故能以功名終甍於位明帝即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路龍旂陳軍至墓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廟庭子曜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為嗣暉初賜爵義城郡公嘗卧疾朞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之費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岐州刺史從文帝西巡率公卿子弟别為一軍後襲趙國公改襲魏國公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為梁州總管時缺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至州綏撫竝來歸附璽書勞之暉弟衍字拔豆少專武藝慨慷有志略仕周為義州刺史封真鄉公王謙作亂以行軍總

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以行軍摠管
討平叛蠻進位柱國後拜安州摠管以疾還京卒子仲威
嗣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位至
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卒
子長雅嗣尚隋文帝女襄國公主位内史侍郎河州刺史
檢校秦州總管綸弟晏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從平齊殁
并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即襲其官爵曜既不得嗣朝廷以
弼功重封曜邢國公位開府子寛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
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弼弟攜字雲傑長不
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尒朱榮

破元顥榮誅隨尒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擲從都督元
斌之與齊神武戰敗遂與斌之奔梁後得逃歸進封晉陽
縣子尋爲周文帝帳内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擲時跨馬
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避此小兒不
知擲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初亦聞擲驍悍未見其能至
是方嗟歎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
以功進爵爲公武成初從豆盧寧征稽胡進爵汝南郡公
出爲揔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無子以弼
子椿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右宮伯改封河東郡公
寗字法主蒲山公寬之子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

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交後更折
節躭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
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及
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爲謀主密進三
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
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衛文昇不足
爲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勢此計中也若隨近先向
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矣今
百官家口竝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
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

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玄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以爲不可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拔西至閿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閒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家尋爲隣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

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齎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墻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以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密投東郡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勸讓直趣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

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
讓讓數爲須陁敗將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
掩擊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復
說讓以鄭清天下爲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於
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
倉破之開倉振百姓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
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爲魏公設壇場即
位稱元年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眞爲右長史楊德方
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讓爲司徒封東郡公長白
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

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銳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竝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行間觀隙乃與數十騎至陜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

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太宰摠衆務以奪密權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爲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

引滿將發賊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
等從者亦有死焉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賊
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賊並釋而慰之於是詣
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令世勣雄
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賊拒破之斬武賁郎將
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密賊拒之
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賊擊之大潰爭橋橋陷溺水
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
智通等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
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賊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

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弒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偽與之和化及大喜恣

其兵食莫寇饋之會寇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寇情化
及大怒又食盡廼與寇戰于童山下自辰迄酉寇中流矢
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
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寇以軌爲滑州總管寇引
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弑帝人于弘達以
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召寇入朝寇至溫縣聞
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既擅權乃厚
賜將士時寇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邴元眞等各求
私利遂勸寇寇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寇者日有數百至
此得食降人益少寇悔而止寇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

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邴元眞守洛口倉性
貪鄙宇文温每謂密曰不殺元眞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
眞知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戰
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
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
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詰
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
師守將鄭頲爲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
元眞已遣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
度洛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

濟密引騎而遁元眞以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武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爕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得京師此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熊州而逃叛見殺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

保定中以貴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
公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
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
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
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爲統
軍後從尒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
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尒朱榮有功封革融縣
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
遷進爵化政郡公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
甚親委之大統初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

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
潁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
四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
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遂
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爲陣與雄合戰貴馬中
流矢乃短兵步鬪雄大敗輕走趙育於是降任祥聞雄敗
遂不敢進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
天游園以金巵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貴一發而
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昌王

渠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怱因渠彌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隸數千家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周文令貴與豆盧寧討之貴等禽斬鐵怱及五醜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功遂於栗坂立碑以紀其績廢帝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牧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拓及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就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

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
封許國公邑萬户舊爵回封一子遷大司空行小冢宰歷
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躭弈碁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
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
張掖薨贈太傅謚曰穆子善嗣善弘厚有武藝大象末位
上柱國封許國公隋文帝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頵上儀
同及善弟愷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頵大業中位司農少
卿後没李密善弟忻
忻字仲樂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群輩戲輒爲部伍進止
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

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
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年十八從周齊王
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
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
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
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尅若齊人更得令主君
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尅及帝攻陷并州先
勝後敗帝爲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㪅然曰
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今破竹形已成柰何
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

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吴明徹於吕梁進位柱國除豫州摠
管隋文帝龍潜時與忻情好甚恊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
遲迥作亂以忻爲行軍摠管隋韋孝寛擊之時兵屯河陽
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
惇盛兵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
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
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
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
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
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

國文帝謂曰尉遲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筭策無全陣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參帷幄出入卧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左領軍大將軍寵顧彌重忻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熲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甚有威名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

誅家口籍沒忻弟愷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多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爲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近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山縣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摠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摠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脩之既而

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爲明堂圖

様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之此圖以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時議者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將爲臆說事不經見今録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爲議曰臣愷謹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歳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剏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黒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

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合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倒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

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
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
制諸書所說並為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
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
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
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周夏則其傅九尋七丈二尺又曰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
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
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

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户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户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

四尺坤之筞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筞
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
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
所得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
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
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
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
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
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
應二十四氣水内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

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士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窻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

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南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門墻璧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

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室古構不合天文既關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

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
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
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焚燒殘
柱毀破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
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
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
而不脩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
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
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
衆說揔撰今圖其様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

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長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温起部承務郎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武川人也其先魏之别部居庫斛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後以崇著勲追贈柱國太保清河郡公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尒朱榮征葛榮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禽

醜奴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崇與
諸將同謀迎周文帝文帝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悅守
周文遣崇襲歸直到城下即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
先知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禽歸斬之以崇行原州
事仍從平悅別封廣武縣伯累遷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
公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又別討平稽胡累戰
皆有功進位柱國大將軍六官建拜大司空周孝閔踐阼
進封梁國公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保定三年從武帝
幸原州時帝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
比日聞卜筮者皆云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是晉

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帝集諸公卿於大德
殿責崇崇惶懼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
葬禮如常儀謚曰躁護誅改謚曰莊閔子芮嗣位柱國從
武帝東伐率衆守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
大司馬隋文大業初以譴詔流配嶺南芮弟頡
頡字遵道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
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
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頡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頡懸
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
至是詔胡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

所隱匿者勲將誅之韻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
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今慰撫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
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
歸首則群胡可安勲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
加振威中大夫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
陳之役以行軍揔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揔管段
文振度江安集歸附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
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韻清
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
以韻爲第一上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

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頵入朝上與言及平生以
爲歡笑即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
至官大崇恩信人夷悅服煬帝即位頵兄梁國公芮坐事
徙邊朝廷恐頵不自安徵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
南閩越多不附帝以頵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方所信伏
拜南海太守卒官謚曰定子夔會最知名
崇兄順少豪俠有志度初事尒朱榮爲統軍普泰元年封
木縣子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文帝同里閈素相友善
且崇先在關中周文見之甚歡進爵彭城郡公及梁企定
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即行河州事大

統四年魏文帝東討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氐羌符安壽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順河間郡公六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改封平原郡公周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崇弟璦歷位荆州摠管上柱國封脩武郡公璦弟凱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崇以平原原州功賜爵靈武縣侯詔聽轉授凱孝閔踐阼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和中

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爲聘齊使主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崘以雄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孝武西遷封臨貞縣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踐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户出爲涇州摠管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芒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

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
謙
謙字敷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
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
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
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
年授益州揔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
梁睿為益州揔管時謙使司録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
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
揔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憑險觀變隆州

刺史高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劒南發兵自衞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劒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帝即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謙所署柱國達奚惎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翕景房爵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摠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惎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吕珎所破睿乗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遣使詣睿請爲内應以贖罪謙不知惎虔之反已也

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衆逆戰又以甚處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甚處以成都降隋文帝以甚處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衆並散阿那肱尋亦被誅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綢繆顧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寔遭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興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性輕狡終致傾覆固其宜

也宇文貴賀若敦將帥之材蘊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亦器盈斯髮夷戮非為不幸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爭之秋輕騎啟高平之祚返馬得長坑之俊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勳位居上袞而識懃明哲遂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王志匡社稷雖忠君之効

未宣與夫懷祿圖存者異也初魏孝莊帝以尒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帝位揔百揆都督中外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師大

司徒廣陵王元欣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
郡開國公李弼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
郡開國公獨孤信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
陽郡開國公趙貴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
山郡開國公于謹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
郡開國公侯莫陳崇與周文帝爲八柱國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
元育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使持節大將軍大
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七
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使持節大將

軍大都督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荆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是爲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督二開府凡爲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户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

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弩並資官給

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並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不限此秩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之下並不得預於此例

列傳第四十八　北史六十

